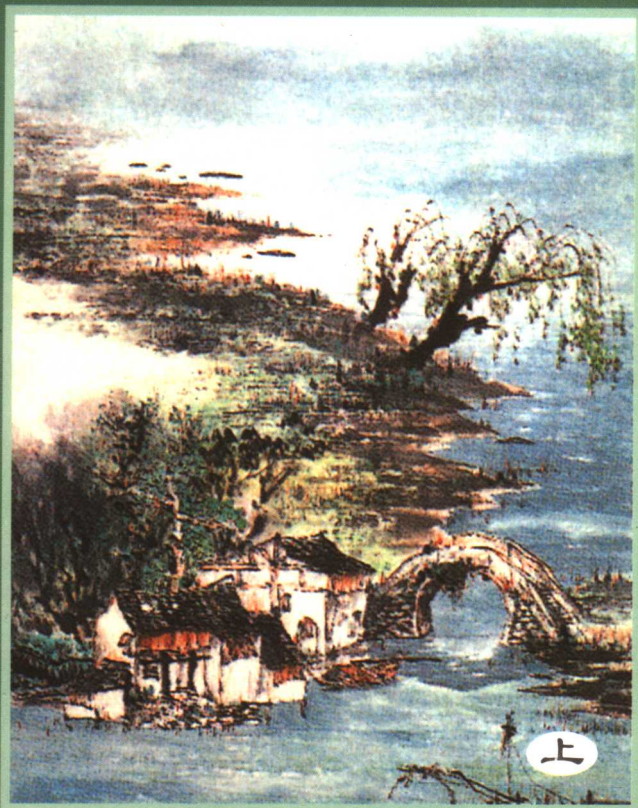


云中岳武侠精品

# 剑啸荒原

亡命江湖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亡命江湖系列

劍  
嘯  
荒  
原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命江湖/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亡…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95 号

亡命江湖系列

剑 啸 荒 原 (上中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王岩

---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伞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680-166-9/I·085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

##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 内 容 提 要

人迹罕至的朔州雪原上，冰魄神剑林鸿和女飞卫陆薇中了昔日情敌的暗器，双双抱憾而死。

采花郎飞虹剑客胡琛，在紫阳村一带拈花惹草、无事生非、作乱江湖。世道莫测、生活变故，英俊少侠祝中原独闯江湖，武林中的正邪之争、善恶之分、美丑之比，铸造了他外柔内刚、机智善变、仗义和嫉恶如仇。

少侠祝中原从人变鬼，从鬼变人，扣人心弦。

女魔头凤凰夫人淫邪的目光，紧紧盯梢，使少侠无一日安宁。

叫化子葛海文，出手阔绰，十分蹊跷。

书中险象环生的故事情节，浪漫缠绵的儿女私情，血淋淋的武斗场面，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 目 录

第 一 章	施救遭难 .....	(1)
第 二 章	地窟拜师 .....	(43)
第 三 章	凤凰巢淬炼 .....	(85)
第 四 章	鬼岛上获艺 .....	(126)
第 五 章	义如同胞 .....	(166)
第 六 章	清浊自显 .....	(207)
第 七 章	骗局 .....	(249)
第 八 章	奇遇 .....	(300)

## 第一章 施救遭难

朔风凛冽，大雪纷飞，满天旋飞飘舞，大地是一片银色世界，从西北掠来的大风雪，将北国的山河披上了银妆，站在朔州与岢岚交界处的雪山顶端下望，一望无涯，看不见半星儿青绿。

云沉、风险、寒风刺骨，只是白皑皑一片，这就是边关的景色。

在岢岚州东北四十余里，有一座在这一带原野最高的山头，高有三十里，长六十里；东北，有属于朔州的翠峰山，这时也同样看不到半点翠峰，已变成了一个白峰。

这座山的土名儿叫做“雪山”。

雪山共有十七座峰头，主峰虽在盛夏，冰雪仍不会溶化，远远看去像一座戴孝的白头山。

白雪经年厚达几丈以上，这银色世界中别说是人，连鬼也不敢在这儿出现，端的是人兽绝迹之地。

怪！如今却有了人，真的有人。

出现在这山南冰雪的原野中，不仅是一个，竟有两个，但两人相距约有二十里，他们并不知在风雪漫天中，山中竟然会有同道。

两人先后从太原府向北急赶，沿着已被冰冻了的汾河上溯，到达了静乐县，再渡河北行，投入了茫茫风雪之中。



天色，已是入暮时分了。远在五六里外，雪山静静地横在眼前，快到了。

最先到达山下的人，冒着狂风大雪急射，身法轻灵迅捷，像在滑行，脚下所经之处，看不到履痕，即使有，也被大风雪湮没了。

这人穿了一身狐裘，白色的夹裤，戴掩耳披风帽，全身已被飞雪积满，分不出是人是雪。在风帽下，露出一双胡狼眼，阴森厉恶的寒芒四射，令人望之生悸，眼下是一个大鹰勾鼻，口已被掩住，看肤色，像是个老人，裘袂下，露出一截剑鞘，不是装饰品，而是杀人的家伙。

他的手藏在皮手套内，不住地在摆动，上体平直，向前疾掠，脚下半统牛皮直缝靴，紧贴着浮雪急速滑行。

终于到了山下了，风虽小了些，但大雪似乎愈下愈大。他呵出了一口白雾，喃喃地自语道：“见鬼！今天的雪可真不小。哦！十一月梢了，也该下大雪的时候了。”

到了最南一座山峰之下，他站住了，抬头向东北雪山峰顶看去，眼中阴厉的目光更盛，还可以听到他的切齿声，语音似乎是来自九阴地府：“五年了，林老鬼，你想不到我飞虹剑客王万年还会活着再来找你吧？哼！反正姓王的一日不死，总会来找你的，横剑夺爱之恨，我永不会放过你的。”

说完，举步登山，一面走，一面仍在嘀咕：“这老王八似乎我每一次来都有长进，功力日益浑厚，三十年来，五次均功亏一篑，这次非将他毙了不可，不然恐怕会后日无期了。唉！老了，都快进土啦！我竟然无法忘怀，人之于情，真是不可思议啊！”

攀上了峰顶，正欲顺山脊向主峰急掠，不经意地向山下扭头一看，突然“咦”了一声，倏地站住了。

远处雪原之上，约一二十里地处，也就是他入山的方面，突

见一个白色人影如飞而来。

“唔！我得看看是什么人，在这大雪天也会到雪山来找魂？哼！希望不是老匹夫的朋友，免得我劳动手脚。”

他喃喃自语，闪在雪堆之后，藉雪堆隐住身形。

如在平时，这儿正是攀上雪峰的捷径。雪山与东北的翠峰山恰好相反，雪山北陡南倾，翠峰山则北面徐降，南面却是绝壁如削。

暮色虽已降临，但由于一色银白世界，灰芒映掩，仍可分辨人影。

后到的人影，以奇快的身法向山上掠来，轻功比先前自称飞虹剑客王万年的人，更见高明了许多。

近了，灰色大袖夹衫，同色灯笼裤，小小的绑口快靴，灰帕包头，身材适中，是个女人。

大雪天，连狼也会被冻个半死，天！她竟穿着夹衫裤，难道真地来找死不成？

可以看清面容了，两条弯弯的远山眉，一双星眸如午夜寒星，小巧而挺直的鼻子，下面同样是小巧的嘴儿，如果不是她红光闪闪的脸上肌肉已现出许多细小的皱纹，与包头下露出的灰色鬓角，绝不会想到她是一个老女人。

总之，她三五十年前，定然是个令人倾慕的美人儿。

她浑身腾起阵阵轻雾，没沾有雪花，口鼻中呼出的热气，化成白雾向下飘落，背上系着一把古剑，系带显出她美好的身材，看去十分匀称和婀娜，一个小包裹压在剑上，可能是她的随身全部家当。

她攀上了山峰，没留意身后雪堆中有人，迎风屹立，脸上现出极为迷惘的神色，吁出一口长气，向远处白玉峰头幽幽一叹，微喟道：“鸿，难道说，我们因所练的绝学不同，便极不相容？

相处二年却有三十年离分，唉！往事不堪回首，剩下的仅有无比的辛酸。鸿，这次我不会离开你了，我们为何不能相互容忍？又为何不念当年的情意？我来了，你不能撵我走吧！”

说完，抖了抖大袖，正待起步。

蓦地，一道电芒从雪堆中悄然电射而出，奇快地射向她的背后脊右三寸志堂穴，一闪而至。

山峰上罡风劲烈，声势之雄，宛似千军万马奔腾，谁也无法发觉后面有暗器偷袭，加以暗器极为特殊，无声无嗅，一闪即至，快极。

志堂穴，与命门贤门同在十四节脊骨左右并列，稍外一寸半，虽未列入人身三十六大穴，但确是可以致命的穴道，下手稍重些儿，可以发笑而死，所以有人称为笑腰穴。

也许是老妇不该当场毙命，也许是飞虹剑客手下留情，电芒稍左半寸，没入志堂命门两穴之间，没射中穴道。

“哎……”老妇尖叫一声，倏然回身，她两穴的中间，现出一段寸长小剑柄，说是剑并不太像，因为没有护偃，而且极薄，隐现五彩光华。

老妇伸手一摸，便不敢拔出，身躯被狂风刮得左右晃动，口中切齿叫：“是你，王万年。”

飞虹剑客徐徐现身在三丈外，目中流露出狞恶的神色，一步步走近，冷厉地说：“不错，是我，你想不到吧？哼！咱们久违了。在你嫁给姓林的日子里，你不会想到我，但我却无法将你忘怀，哈哈，俗语说的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王万年认为五十年也并不为晚。”

老妇闭上了双目，勉强支持着不倒，虚弱地说：“你这畜生，你怎算是人？你认为我不嫁你便是不共戴天之仇？值得怀恨五十年？而且你已成家了，儿孙满堂了，依然仍放不过我，在这雪岭

上向我暗下毒手。你……你这人面兽心的畜生！”

王万年拔掉风帽，指着没有耳垂的左耳孔，凶狠地说：“贱人！睁开你的眼，看看这儿。”

老妇睁开已失神的双眼，用怨毒的神色盯着他。

“你的耳朵与我何关？”她低沉地说。

“当然与你有关，你那个老匹夫在二十年前，我第二次上这儿找他算账，被他把耳朵留下了。哼！新仇旧恨俱来，你该知道你所受的报应是该与不该了。哈哈！寰宇四侣今朝要少掉一个了，女飞卫陆薇将在世上消失了。还有，四侣之首冰魄神剑林鸿，你那该死一万次的亲爱老冤家，也将在明后两天到鬼门关报到，我要用同样的手法杀他，以报我五十年前夺爱之恨。”

这老妇便是五十年前，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女飞卫陆薇。在一甲子之前，大明江山初定，武林群豪四散，有些归隐名山，有些则流落江湖。

在群魔乱舞中，也出了不少英雄豪杰，其中有四位少年男女尤其出色，在江湖出没将近十年，声誉鹊起，挟绝学君临江湖，武林无出其右。

这四人的名号，依次是冰魄神剑林鸿、女飞卫陆薇、云栖逸箫诸葛明、散花仙子岳如霜。

经十年的江湖闯荡，四人不但结成好友，也结成了两双神仙佳侣，并肩行道江湖。尔后十年中，他们的足迹遍及十三省（大明虽称为布政使司，但百姓仍依元朝旧习，仍习惯称之为省）。

他们足迹所至，群魔丧胆，宵小敛迹，人们称他们为“寰宇四侣”。

五十年前，寰宇四侣先后在江湖失去踪迹，冰魄神剑和女飞卫归隐岢岚雪山，一住二十年，不知怎的，两人竟然闹翻了，自此，雪山上只留下林鸿孤独地守着寂寂穷山，苦度着劳燕分飞的

凄凉岁月。

冰魄神剑归隐雪山的事，江湖中略有耳闻，早年的仇家却无法找到他，因为天下的雪山太多了，最响亮的雪山有一座在西藏，昆仑山之南，也就是今日的喜马拉雅山，也称大雪山，另两座都在四川，一在云南，四川打箭炉那座，也就是雪山派的圣地所在。

真正知道他的人，第一个是飞虹剑客王万年，这家伙早年在江湖亦正亦邪，亦侠亦盗，虽也行侠仗义，但恶迹却掩盖了他的光芒，尤其他为人好色如命，最为江湖人所厌恶诟病。

早年他是追求女飞卫的千百人中最力之一，对情敌冰魄神剑恨之切骨，可是却无可如何，因为冰魄神剑的功力，比他强得太多了。

飞虹剑客虽早已成家，儿孙绕膝，但对冰魄神剑夫妇，五十年来仍是无日或忘，每隔五年，他便要上一次雪山报仇雪恨，要置两人于死地而后甘心，但一次再次，他不但无法制对头于死命，二十年来却还因此丢掉了一只耳朵。

以往，他总是在过了新正方行上山，但这次却提前了两个月，想藏在山中等找机会下手。

真巧，他碰上了久别三十年，终于仍欲回到丈夫身边的女飞卫，用他的成名暗器“飞虹匕”从她背后暗袭，一举得手。

女飞卫虽是女流，所练的却是纯阳神功“乾元真气”、“天罡掌”及“六阳指”，走的全是刚猛路子。这也就是她离开冰魄神剑的原因，因为冰魄神剑是冰魄神功，性质极端相反，互不相容，一双本质上极端相反的男女，结合在一块儿将是人生一大痛苦，难怪他们婚后久睽了三十年。

女飞卫摇晃着屈下一腿，缓缓向右侧歪倒，浑身已呈痉挛，气息奄奄地说：“你……你……王万年，你将……将受到报应的

……”

飞虹剑客已站在她身旁，狞笑道：“你大可放心，报应二字，鬼才相信，哼！幸亏你老了，不然将死得更惨……”

话未完，女飞卫突然一跃而起，拼出平生所修神功，一掌击出。

“砰”的一声，人影倏分。

飞虹剑客骤不及防，而且也太大意，立即被击中右肩窝，身形震出两丈开外，滑下山腰方被雪堆挡住。

女飞卫濒死拼命，一记天罡掌击个正着，她自己也被震退丈外，跌倒在雪地中，立即昏厥过去。

飞虹剑客滑下山腰，挣扎着站起，罡风一吹，他打了一个寒战，未能站稳又慢慢地向外倒下。

雪花飞溅，浮雪松滑而不受力，他连翻带滚，向山下急滑。

天空成了铅灰色，快五更了，静乐城静静地沉睡在风雪之中，除了罡风呼啸之外，沉寂如死。

汾河西岸，一个孤单人影，正步履艰难地在风雪中挣扎而行，向城外摸索而至。

这人影正是飞虹剑客，他肩骨碎裂，内腑离位，竟然能支持不倒，走了将近八十余里风雪路程，可见他功力之浑厚与修为之精深。

一阵奇猛的罡风将他摇摇欲坠的身子向前一送，“噗”一声便向前滑倒，他强自运真气挣扎起身，抹掉口旁的冰血，仰天发出一声低哑啸声，啸声未完便又重新仆倒。

雪花不住飘舞，慢慢地将他掩覆。

不久，城墙上人影一闪，飘下一个幽灵似的鬼影，倏然而降，向这儿急射。

这人的轻功身法修为极高，几如鸿毛飘絮，身上穿了件苍黄有黑斑的紧身夜行衣，披一件同色的丝质披风，头上也有同质的头罩，只露出五官，鹰目炯炯，鼻尖略勾。头罩顶端两侧，竖起两只皮质的猫耳朵，由衣着看来，他像一只猫头鹰，轻灵地飞下城墙，真够高明。

他掠过了汾河，举目四望，除了雪，看不到任何物体，他仰天长啸，运耳目向四周搜寻。

啸声如殷雷，振荡在辽阔的风雪原野中。

飞虹剑客也在这时醒来，挣扎着爬起，雪花一动，便被猫头鹰打扮的黑影发现了，便闪电似向这儿射来。

“是师父吗？你……”黑影抱住人，惊叫出声。

“是我，我杀了女飞卫那贱人，我冷不防中也挨了她一记天罡掌，我……我这次可不行了。”飞虹剑客勉力说完，口中鲜血狂喷而出，雪地上溅了不少血桃花。

黑影赶忙将他抱起，急急地说：“师父，徒儿先将师父带回客店……”

“不成！趁我还有一口气在，听……听……我说……说完。”

“师父，请您保住元气。”

“不成了，天罡掌可隔纸溶金，我内腑完了，再支持不了片刻，听我说，你记住我的话，你将我的尸骨运回汉阳府，便可自立门户了，我那两个不成材的儿女，你必须好好照顾他们，答应我！我死也瞑目了。”

“师父……”

“答应我！”飞虹剑客拼全力大叫。

黑影人抱着师父，双膝跪下道：“皇天厚土共鉴，我夜游鹰李咏，如不遵师父所嘱，定然死无葬身之地。”

飞虹剑客像个泄了气的皮球，逐渐瘫软，仍竭力地说：“咏

儿，为师一生行事，惟一缺憾的是好色如命，到头来仍死于妇人女子之手。你，还有大荣儿，竟也步我的后尘，实堪忧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记住我的话，色字头上一把刀，千万要改。”

“徒儿当永铭心坎。”

“那就好，希望你能永铭心坎，好好用功，不可坠了为师飞虹剑客的名头。”

“徒儿当日求精进，决不负师父的寄望。”

“我……放……心了……”

“师父，那冰魄神剑老匹夫……”

“不必管他了，他也快入土了，而且我也杀了他的妻子，仇恨……两……消……了……”说完，吁出最后一口长气，合上了双目。

“师父……师……”

雪山南峰之上，第二天一早，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正向北面主峰下滑行，她就是女飞卫陆薇。

她脸上红光褪尽，现出了苍灰之色，目光已现迟滞，身上积了不少雪花。

她背肋上，仍插着那把飞虹匕，只能匍匐着向下滑，要是滚下去，一切都完了。

主峰向南一面，是一个浅谷，有一条山沟向东蜿蜒而下，不知通往何处，距谷底十余丈一处凸出的崖壁下，建起一幢小木屋，木屋前是一片三亩大的平地，可能是一处花圃，已经被大雪覆住了，两侧，是高大的雪松，向浅谷两端伸展，绵绵无尽。

小屋前，一个白发披头的老人，正用铲默默地将门前的积雪，一铲铲地扔向两侧屋角，他是那么专心，不徐不疾地工作，心无旁骛，是那么安详与宁静。



他穿一袭已经泛灰的长衫，是那么单薄，雪花在他身上飘落，他浑如未觉，在耀目的雪光中，可以看到他苍老的面容上，那往日神光四射的眸子，已经消失了他的光芒，显得有点迟滞了。高大的身材，也略现伛偻，无情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点点遗痕，谁相信这个垂暮的老人，会是一甲子以前英俊超绝，八表雄风的冰魄神剑林鸿？算起来，他二十岁出道，纵横江湖二十年，加上五十年隐修，他已九十出头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他老了，衰弱了，只能缅怀往事，排遣余生。

老，并不可悲，在武林人物来说，上百年纪并不算太老，为何他竟如此憔悴？

就在这时对面南峰下，出现了一个人影，正滑下了山谷，在寒林中穿折而下，终于到达了谷底。

冰魄神剑浑如未觉，仍专心地将雪一一铲开。

从南峰滑下的人，正是女飞卫，她开始往上爬，爬向木屋之前，她目光已呈散乱，口角隐现血迹，脸色泛灰，脸上的肌肉在抽搐，手足不住颤抖。

两行清泪从她眼角上滚下，跌碎在雪地中，她体内有一种神奇的力道支持着她，竟让她拖过了七个时辰，而没被冰雪所埋葬，不能不说是件奇迹。

终于她爬上了屋前雪坪。

“鸿！是……是你……吗？”她爬伏在雪地里，虚脱微弱地喊叫。

冰魄神剑闻声如被雷击，浑身通过一阵寒颤，倏然转身，看清了二十丈外的女飞卫。

他的迟滞目光，突然闪过一道亮光，眼睁得大大的，嘴角肌肉一阵痉挛，脱口叫：“薇！薇……是……你……”

“是我，鸿，我回……回来了……”